

中國近現代女性
學術叢刊續編捌

綫裝書局

主 编

孙晓梅

第二十五册

中国近现代女性学术丛刊续编（八）

线装书局



目次

第二十五册

女作家自传选集
宪政实施与妇女

谢冰莹等著 一九四四年六月 一
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编 一九四四年六月 二七九

谢冰莹等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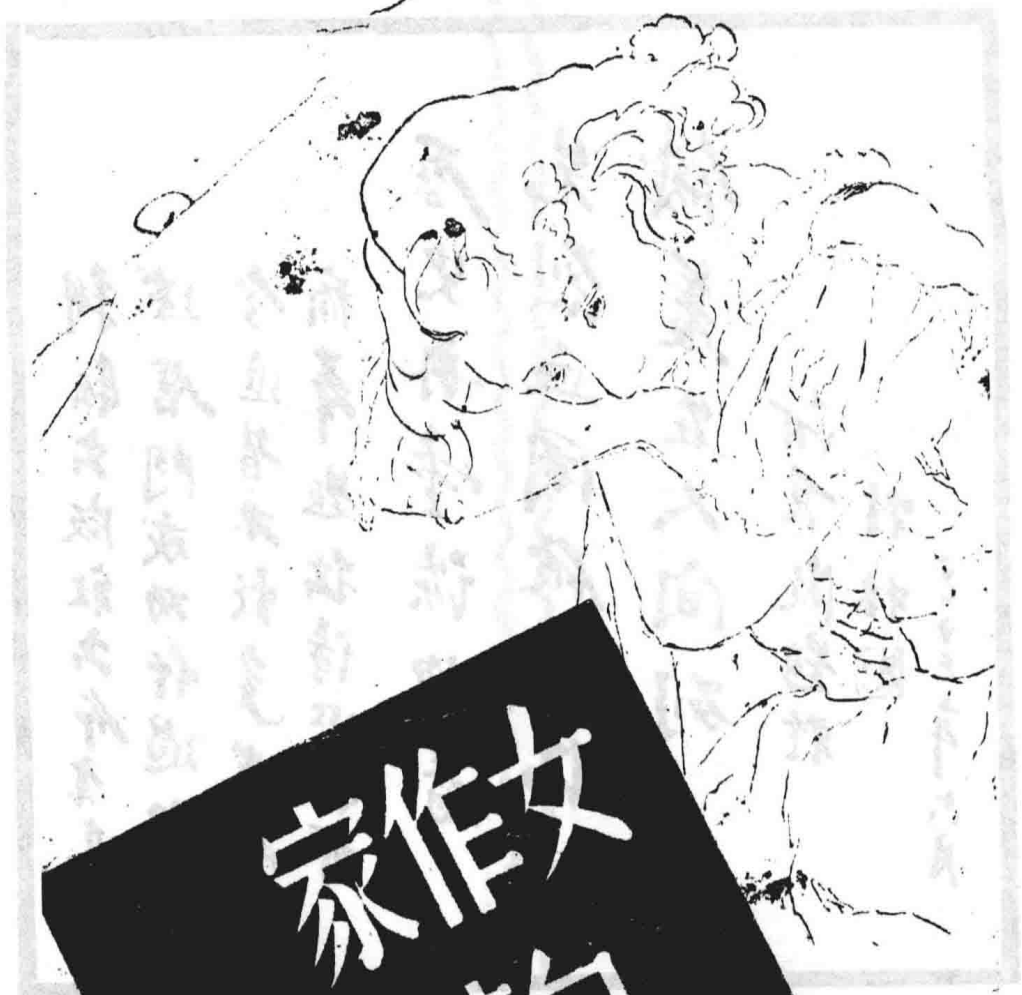
女作家自传选集

耕耘出版社

清华大学图书馆

女作自叙

陈独秀著



女作家 自傳選集

謝冰瑩等著

耕耘出版社出版
述唐門成功作過
今追昔不輕多迷忍
痛尋題狂待以非亦
歷史再重談愧者
先烈血園破又民
機差在人间列

江京微題於

桂林



一九五二年六月



女作家自传选集

...

者 筆 執

謝	趙	葉	褚	彭	林	白	安	子
冰	清	仲	問		北			
瑩	開	寅	鵬	慧	麗	薇	娥	岡

(序爲少多刪筆字--第以後先)

耕耘出版社印行

女作家自傳選集

1	次	目
	子岡：「自愧與自勉」……………	一一七
	安娥：「我怎樣離開的母親」……………	八——三八
	白薇：「跳關記」……………	三九——九三
	林北麗：「二十七年的旅程」……………	九四——一六〇
	彭慧：「簡單的自傳」……………	一六一——一七九
	葉仲寅：「我的自傳」……………	一八〇——二二二
	褚問鵬：「生命的印痕」……………	二二三——二三七
	趙清閣：「也算自傳」……………	二三八——二四六
	謝冰瑩：「平凡的半生」……………	二四七——二六八

自愧與自勉

子 岡

——一個記者的自述——

一 漫遊奇境

雖然四年來一直在作着新聞記者，而且彷彿將要無盡止地繼續工作下去的樣子，但我仍舊要說：這是偶然的事情，我是一個沒有計劃與遠見的人，一連串的偶然併湊成一段短短的生活。

時常碰到一些姊妹們以怎樣作記者的相問，猶之我有時也要好奇地問一間公務員如何辦公，因為我的六年職業生活一直與公務員無關，但是記者，特別是女記者的工作年來似乎成為一般姊妹們的一個遙遠的燈籠，這一點不可捉摸的微光雖然朦朧，但其中却好像包藏着無限神祕。

我在一個雜誌社幫過一年多忙，有時要被指定地去訪問一些人，調查一些社會動脈，這

也許作爲一個記者的準備工作，但當我第一天去作記者時，反而感到茫無頭緒，一張有報館記者的頭銜的名片決定了我的專職。我被這「正名」弄得拘束起來。人們將拿如何的眼光來看我呢？我對被訪問者的責任負得大起來。

我沒有讀過新聞學ABC，而也差於去問編輯先生怎樣開始我的工作，憑着我的胆量，憑着我讀過的一些新聞紀事，憑着我的一些狹小的社會關係，我開始訪個人，訪團體，訪一件事事端的始末。

那剛剛是抗戰的第二年，武漢成爲保衛中國的心臟，救國高潮在這兒澎湃到了頂點，（雖然這其中也有許多落潮景象，）那末多的救國團體，那麼多的與抗戰有關的集會，那麼多的凸出於社會尖端的令人歌頌的人物。我接近的是傷兵，是難民，是終日奔走演說貼壁報教識字班的熱情的男女青年。傷兵之母周蔣鑑在那時期認識了，由前方或淪陷區來的游擊隊領袖認識了，邊遠省份的救國工作者認識了，對了，還有孩子劇團新安旅行團的小朋友們與我也最熟稔。之後，引起漫天烟火的大轟炸開始，敵機過後，許多新聞記者冒了滄暑奔走於武昌漢陽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個，我們最初被那血淋淋的屠殺所感受的印象是與之後幾年司空見

慣不同的。因之或許流於筆墨之間的憤怒也要真切，熱烈一點。

是的，那時候我以我的熱情，與初入新聞界的新鮮感覺，寫得比較多，在現在想來，也許是比較濫。我沒有估計篇幅，沒有估計到讀者可願意看，每天計劃了採訪日程，跑了回來伏案就寫。

我自己潛化在救國熱潮裏，學生羣，工人區，傷兵醫院裏，到處亂跑。

這一年我叫它作漫遊奇境。

二 在矛盾中前進

武漢淪陷了，退到重慶來。

一部份採訪目標相同於過去，但長期抗戰開始，我們要發揮更廣大的資源，培養更深厚的人力，「生產建設」似乎是這時期的一个時髦而且踏實的口號。我們幹外勤的穿遂於一般大工廠小作坊。倘若有勞動英雄的話，那麼他或她將被我們重視得有過於一個吶喊的救國工作者了。

由於對生產部門的生疏，由於一隻斗大紅筆的限制逐漸加多，由於生活平板而發生的厭

倦，我寫得少些了。反省一下過去，好似有許多是辭費，有許多是憑着一股傻勁。歌頌一個人，評斷一件事，我要思索一下，以免着了個皮毛受騙，而且最使我頭痛的是特寫兩個字。有人想借特寫來吹噓，來助威，總是說：「請給寫個特寫呀！」我苦笑着，同時我厭惡這些浮光掠影的記錄，後來有人譏笑特寫為白話新聞，不着邊際的描寫多於新聞事實。於是我也寫些摸索的「本報訊」了。

我感到漫遊之不足了，我要求深入。

彷彿演了一陣戲又回過頭來想自己扮的什麼角色的樣子。我被矛盾所糾纏，社會的黑暗與虛偽看得多些了。

一方面是上不上下不下，一方面是不能任意操縱我這筆。

當我走進那些被損害的人羣時，我深怕身上這一件旗袍在我與他們之間造成銅牆鐵壁，我是他們的代言人嗎？我能够被他們信任嗎？我能够替他們伸述得很好嗎？一個無告的抗屬會把幫助他們的救亡姑娘當作是善心積德的表現的，一個哎喲呻吟的傷兵會向觀光式的慰問者投蔑視的眼光，一個工作十二三小時的女工會對於一個潤臉色的訪問者覺得生疏的，

——自然，嬌柔造作的化粧是太多餘了。這兒全是我自己的心理變化，我要說，這些被損害的人們是多麼善良，我碰到的釘子還不多。可是這以後我很少在什麼抗屬大會或榮譽軍人大會上作個別訪問了。假若一個穿一雙皮鞋就得花近千元的記者問一個傷兵：「你一月開多少餉？」猶之乎貓哭耗子。（這兒說的是假若）

我了解這個矛盾的，我曉得這個矛盾的來路與去蹤的，只是在目前，我不能不咽下這杯苦酒。我詛咒自己，提防自己，不要演戲，不要作偽善者。

我又接近着華貴的一羣，天堂地獄都要新聞記者鑽，就是昏不得頭。「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，一方面是嚴肅的工作」，尤其是作個有良知的新聞記者的人，生活叫你時常要體味着這兩句話。一切奢侈，豪華，浪費，淫佚，貪污，在新聞記者眼中耳旁最爲清晰，縱沒有暴露的可能，但心底是澄碧如海水，痛快與苦悶均由此而來。因此當一個記者轉變工作時，會覺得偏促一方天地中。苦悶不堪。「NEWS」之巧合於北東西南英語四字字首，實足玩味。

三 永遠不能自滿

「做到老，學不了」這句俗諺對新聞記者更通用。普通與流傳同樣需要，特別是戰時報紙規模縮小，記者并不十分規定專責。

倘若我們不以參加茶會筵席為光榮，倘若我們不以作一個演講記錄員為滿足，倘若我們不以走馬看花地寫個訪問為盡了職責，那麼得多麼心快耳快眼快手快地鑽研一切知識呵！這或許是傳統及環境習俗所限，以及本身的偷懶，我要不諱言地承認：正如同一般婦女常識範圍之不如男子，女記者常識也遜於男記者們，因此採訪圈子也狹隘多多，自然例外也有，而且如果走起邪路來，男的比女的更容易，譬如以記者為作官發財的敲門磚，或兼營其他行業……

邊作邊學，對一個新聞記者是永遠重要的。熱切的好奇心，熱烈的正義感，不怕釘子的毅力，以及知識及寫作技術的修養，好，我不想擺起面孔來談教條了，因為自己還只是一個新聞圈內蹣跚的小徒弟。

廣泛的關心時事與研問問題是需要時間與健康的，這在我們女同業中十九成為難關。我們健康程度不及國際標準，退一步說也不及男子。長途跋涉，戰地訪問，均難勝任，